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 聖主  
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  
甘為容悅而上無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  
姓之惑也伏惟 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  
仰德及登大寶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  
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 祖宗上天



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  
滅黨與剗滌兇穢復 祖宗之舊章吊黎元之疾  
苦任賢脩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懽忻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陛下  
下固有為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  
延頸以望太平柰何積暴所加民瘼未復餘烈所  
煽妖孽連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  
日深賊勢相連殆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  
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寬一縛以蘇倒懸

撫心反已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於天下  
訾詈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  
畧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 陛下每月  
視 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  
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群臣百司願時一覩  
聖顏而不獲則憂思悵惶漸以懈弛遠近之民  
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懟四方盜  
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  
臨 朝不過頃刻 陛下何憚而不為所以若此



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陛下是其大罪一也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宮禁所宜况今前星未耀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掣肘耗氣於馳逐群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陛下蓄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為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

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為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湏臾舍奚暇遊戲之娛乎今陛下自即位以來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不能備陳至樂以易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歸咎懷憤若漢唐之季臣等死有餘罪矣伏



願 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  
玄默以養天和正關雎之風毓麟趾之祥日御經  
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  
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  
職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  
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 斯自茲以往務在  
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脩 聖政以弭天下  
之艱屯廣 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 聖學以  
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

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  
滅上以承 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  
以慰臣庶之憂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  
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顛隕待罪之至具疏上  
聞

乞 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  
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  
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為奏 聞兼乞葬



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  
官所論謂臣父於暮夜受金而自首清議難明承  
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安在又爲南京吏部尚書  
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 恩認罪回話事奉 欽  
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  
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都著致仕伏遇 聖慈覆  
載寬容不輕絕物然猶 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  
恩闔門粉骨無以爲報竊念臣父始得暗投之金  
若使其時秘而不宣人誰知者而必以自首其於

心迹可謂清矣乞便道省母於旣行祭告之後其  
於遣祀之誠自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  
以爲言臣父蓋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  
朝廷特爲暴白屢 賜溫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  
明白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  
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時臣爲  
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  
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旣而使人諷臣父令  
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



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 旨并  
 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  
 忤權奸而為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寬之乃不知  
 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為咎也臣尤痛之臣父以一  
 甲進士授官翰林院脩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  
 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  
 間充 經筵官 經筵講官 日講官又選充  
 東宮輔導官 東宮講讀官與脩 憲廟實錄及  
 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

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 殊  
 恩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  
 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耻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  
 不得不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  
 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  
 勞躡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  
 為之乞請 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  
 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  
 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割心痛



金書卷二十八  
骨不得不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臣自去歲  
乞 恩便道歸省 陛下垂憫烏鳥且念臣父係  
侍從舊臣特 推非常之恩賜之存問臣父先於  
正德九年嘗蒙 朝廷推恩進階臣伏覩 制詞  
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遂安於靜退則當時  
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枉矣臣又伏覩 陛下即  
位詔書內開自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  
小官員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  
該衙門備查奏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 恩

廕臣父以守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  
恩詔之所憫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耻於  
自陳而有司又未為奏請乃今身沒之後而反猶  
以為詬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  
抑晚遇 聖明庶幾沐浴 恩澤以一雪其拂鬱  
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為辱豈不冤哉  
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瀟等皆嘗屢  
被論劾其後 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贈謚臣  
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實有深於



二臣者惟 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微賞重深憂  
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 恩典已懼不克  
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  
象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為臣父一致其  
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  
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為哉夫 朝廷恩典  
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顧臣父  
被無實之耻於身後 陛下不為一明其事自此  
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

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冤哉夫飾非以欺  
其上者不忠矯辭以誣於世者無耻不忠無耻亦  
所以為不孝若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於心而臣  
乃為之文飾矯誣以欺 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  
幸逃於 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  
甚不忠無耻之事義不忍為也惟 陛下哀而察  
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謹  
具本令舍人王宗海代賫奏 聞伏候 勅旨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丁憂南京兵部尚書臣王某謹奏為誅遺奸正大  
法以清朝列事嘉靖元年十月初十等日准南京  
兵部咨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張鉞  
奏為前事題奉 聖旨是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  
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  
來定奪欽此又准該部咨准都察院咨該丁憂刑  
部尚書張子麟奏為辯污枉清名節以雪大冤事  
題奉 聖旨是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  
併看了來說欽此俱欽遵外方在哀經之中憂痲

哀苦神思荒憤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 命  
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正德十四年六月初六日奉  
敕前往福建查處聚眾謀反等事本月十五日行  
至豐城地方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  
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  
二十日引兵收復南昌二十三日宸濠還救二十  
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百務叢集臣  
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月初五六間  
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



全書卷二十八 續編三 九  
宮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  
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尚  
書張子麟啓本一封衆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  
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啓之類皆在宸濠  
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為無罪而反逆之  
舉未必曾與通謀况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  
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  
外不測之變且慮憚人因而點綴掇拾異時根究  
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

吏民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  
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公同燒毀後奉刑  
部題奉 欽依原搜簿籍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  
事發日久別生事端委的真偽難辯無憑查考着  
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欽此欽遵外臣等莫不仰  
嘆 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  
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為言且謂 朝廷  
於此等事既已一槩宥畧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  
御史張鉞風聞其事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為臣之



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尚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為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跡今臣等亦不過據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為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為他人書啓歸以欺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啓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為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濠交通豈畧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

此豈可以輕貸然亦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緣奉 欽依這所劾張子麟事情還着王守仁伍希儒伍文定看了上緊開具明白奏來定奪及張子麟所奏事情着王守仁等一併看了來說事理為此具本差舍人李昇親賫 奏聞伏候 勅旨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嘗讀文中子見唐初諸名臣若房杜王魏之流大抵皆出其門而論者猶以文中子之書乃其徒偽為之而托焉者未必其實然也今以邃庵先生之徒觀之則文中子之門又奚足異乎予嘗論文中子蓋後世之大儒也自孔子既沒而周程未興董韓諸子未或有先焉者先生自為童子即以神奇薦入翰林未弱冠而已為人師其穎悟之蚤文學之懿比之文中實無所愧而政事之敏卓才識之超偉文中未有見焉文中之在當時嘗以策干隋

文不及一試而又蚤死先生少發科第入中書督學政典禮太常經畧邊陲弭奸戢亂陟司徒登冢宰晉位師相威名振於夷狄聲光被於海宇功成身退優游未老之年以身係天下安危 聖天子且將復起之以恢中興之烈而海內之士日翹首跂足焉則天之厚於先生者殆文中子所不能有也文中之徒雖顯於唐然皆異代隔世若先生之門具體而微者亦且幾人其餘或得其文學或得其政事或得其器識亦各彬彬成章足為名士布



列中外不下數十又皆同朝共事並耀於時其間  
喬靳諸公遂與先生同升相位相繼為冢宰若此  
者文中子之門益有所不敢望矣且 文中子之  
門其親經指受若董常程元之流多不及顯而章  
明於世徃徃或請益於片言邂逅於一接非若今  
之題名所載皆出於先生之陶冶其出於陶冶而  
不顯於世若常元之徒殆未暇悉數也先生之在  
吏部守仁常為之屬受知受教蓋不止於片言一  
接者然以未嘗親出陶冶不敢憾於茲錄之不與

若其出於陶冶而有若常元者焉或亦未可以其  
不顯於世而遂使之不與也續茲錄者且以為何  
如嘉靖甲申季冬暨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教讀朱源見其先世所遺翰墨知其為宋孝子壽  
昌之裔也既弊爛矣使工為裝緝之因諭之曰孝  
人之性也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  
之後世而無朝夕保爾先世之翰墨則有時而弊  
保爾先世之孝無時而或弊也人孰無是孝豈保



爾先世之孝保爾之孝耳保先世之翰墨亦保其  
孝之一事克是心而已矣源歸其以吾言遍諭鄉  
鄰苟有慕壽昌之孝者各克其心焉皆壽昌也已  
正德己卯春三月晦書虔臺之靜觀軒

書汪進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  
有必為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為己謹獨之功能加  
為己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  
而於古人論學之得失孰為支離孰為空窳孰為

似是而非孰為似誠而偽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  
其心必欲實有諸己也必欲實有諸己則殊途而  
同歸其非且偽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終亦忘已  
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  
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為月之病辯析愈  
多而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立  
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  
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  
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



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趙孟立卷

趙仲立之判辰也問政於陽明子陽明子曰郡縣  
之職以親民也親民之學不明而天下無善治矣  
敢問親民曰明其明德以親民也敢問明明德曰  
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親民一乎君子之言  
治也如斯而已乎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  
之德明矣親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  
明德親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親民

也故能以一身為天下親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  
以天下為一身夫以天下為一身也則八荒四表  
皆吾支體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間乎

書李白騎鯨

李太白狂士也其謫夜郎放情詩酒不戚戚於困  
窮蓋其性本自豪放非若有道之士真能無入而  
不自得也然其才華意氣足蓋一時故既沒而人  
憐之騎鯨之說亦後世好事者為之極怪誕明者  
所不待辨因閱此間及之爾



全書卷之七十八  
新編三  
十五  
書三酸

人言鼻吸五斗醋方可作宰相東坡平生自謂放  
達然一滴入口便爾閉目攢眉宜其不見容於時  
也偶披此圖書此發一笑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敘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  
明識道理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因  
與來往及祭神於海上遂造其廬來袁州留衣服  
為別乃人情之常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退之  
之交太顛其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  
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  
其誣退之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取此者故君子  
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春郊賦別引

錢君世恩之將歸養也厚於世恩者皆不忍其去  
先行三日會於天官郎杭世卿之第以聚別明日  
再會於地官秦國聲與者六人守仁與秋官徐成  
之天官楊名父及世卿之弟進士東卿也世恩以



其歸也以疾告也皆不至於是情別之懷無所於  
發而托之詩前後共得詩十首六人者以世恩之  
猶在也而且再會而不一見其既去也又可以幾  
乎乃相與約為郊餞必期與世恩一面以別至日  
成之以候 旨東卿以待選世卿名父以各有部  
事皆勢不容出及餞者守仁與國聲兩人而已世  
恩既去之明日復會於守仁各言所以相與感歎  
咨嗟復成二詩世卿曰世恩之行也終不及一餞  
雖發之於詩而不以致之世恩吾心有缺也蓋亦

章次而將之何如皆曰諾國聲得小卷使世卿書  
首會之作國聲與名父東卿分書再會成之書末  
會謂守仁弱也宜為諸公執筆硯之役以敘嗟乎  
一別之間而事之參錯者凡幾雖吾與世恩復期  
於來歲之秋以為必得重聚於此然又何可以逆  
定乎惟是相勉以道義而相期於德業沒之汗塗  
之中而質之天日之表則雖斷金石曠百世而可  
以自信其常合然則未忘於言語之間者其亦相  
厚之私歟考功正郎喬希大聞之來題其卷端曰



春郊賦別給事陳惇賢復為之圖皆曰吾亦厚於世恩也聊以致吾私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

之念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其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為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今灾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鄰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散行孝義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籍以死為



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之憂惶思所以救  
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  
骨肉毋忍背棄洒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  
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  
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  
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  
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千天和以至於  
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者父老其為我慰  
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諭告父老為吾訓戒子弟吾所以不告者非獨  
為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  
一失則終歲無望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  
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  
供送愈長刁風為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  
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  
數千披閱其詞類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  
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  
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



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  
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自餘宿憾小忿自宜  
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  
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誕顧吾  
為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槩  
治以法是雖為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  
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  
矣爾民其熟思之母遺悔  
一應公差人負經過河下驗有關文即行照關應

付毋得留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  
需求生事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  
即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綁拿送縣以  
憑參究懲治其公差人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  
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不恕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行一時之急計出  
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  
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  
夫忘身為民此在上人之自處至於全軀保妻子



則亦人情之常耳爾民母責望不過吾豈不願爾  
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之所值亦不  
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  
必奸偽之徒假府為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  
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母遽洵洵  
今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  
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  
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自為保平時相與講信脩  
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

今城中畧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為圖付老人  
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  
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為  
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母有所擾

諭示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  
輩在縣拖延不即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  
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罪不免比之後期不納  
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  
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



金華書卷三十八 續編三  
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  
二十九日未時完報

今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由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致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烈焰禁民間毋宰殺酤飲前已遣老人遍行街巷其益備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為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皆由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即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迷遠圖孰肯為久長之慮徒往往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為街東西相連接者每間讓地二寸為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為墻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



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請違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毋忽一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巷魁吳等赴縣騰告以為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并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

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守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為彼為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為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吾罪爾矣訴狀諸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諭告父老子弟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為爾民興利去弊中間局於時勢且復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



又當北觀私計往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  
行歲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  
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為善良使人愛樂勿  
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有司嗚呼言  
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美吾民其聽之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為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  
關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  
府紙牌抄奉 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鈞

牌差吏龔彰賚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  
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通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  
縣負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  
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  
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本職方  
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郭孔茂到縣守併當拘糧  
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  
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葛布名色惟於  
正德二年蒙 欽差鎮守太監妣 案行本布政



司備查出產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產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由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贖正德四年仍前一兩五兩又復忍苦陪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為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刻

剝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贖七十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產已窮征求未息况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群聚為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為此連名具呈乞為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為備由申請間驀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



金書卷二十八  
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為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  
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  
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  
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  
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  
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  
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  
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  
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

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銀兩解府  
轉解外合關本縣當道垂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  
勢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遲違等罪止  
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為不職之戒中心  
所甘死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教場石碑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柳之間騷然且四三  
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  
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五溪諸巢賊敗奔



金書卷二十八  
庚辛復連戰賊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  
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  
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  
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  
夷險阻辛丑師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  
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

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憚丁未破  
三泐乘勝追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  
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

老咸惟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家  
伊誰之力四省之寇惟泐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  
烝正德丁丑冬輦賊旣殄蓋機險阱毒以虞王師  
我乃休士歸農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  
用紀厥成

銘一首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古為學在求放心心苟或  
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  
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湮斯須不敬鄙



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反觀而內照虛已以受人  
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勿以亡而為有勿  
以虛而為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  
恭人允惟基德堂堂張也難與為仁卓爾在如愚  
之回一貫乃質魯之參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  
功去一矜不貴其辨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  
黽焉而時敏乃闇然而日新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箴一首

古之教者莫難嚴師師嚴道尊教乃可施嚴師維

何莊敬自持外內若一匪徒威儀施教之道在勝  
已私孰義孰利辨析毫釐源之弗潔厥流孔而毋  
忽其細慎獨謹微毋事於言以身先之教不由誠  
曰惟自欺施不以序孰云匪愚庶予知新患在好  
為凡我師士宜鑒於茲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陽明子謫居貴陽有齊衰而杖者因鄉進士鄭鑾  
氏而來請曰陽朔令楊尚文卒其孤姪卿來謂鑾  
曰先伯父死無嗣子所知我後人又不競非得當



世名賢勗一言於墓將先德其泯廢無日子辱於伯父久亦宜所甚憫其若之何敢遂以卿奉其先人之遺幣再拜階下以請陽明子曰嘻予擯人懼僂辱之弗遑奚取以銘人之墓為其改圖諸卿伏階下泣弗興鄭為之請益固則登其狀與幣於席而揖使歸曰吾徐思之明日鄉來伏階下泣又明日復來曰不得命無以即喪次館下之士多為之請且言尚文之為人曰尚文啟信狷直其居鄉不苟與所交必名士巨人視儕輩之弗減者若晚焉

嘗召其友飲狂士有因其友願納歡者與偕往尚文拒弗受曰吾為某不為若其峻絕如是陽明子曰其然斯亦難得矣今之人惟同汗逐垢弗自振立故風俗靡靡至此若斯人又易得耶因取其狀視之多若館下士之言焉乃許為之誌維楊氏之先居楊之泰州祖庶為監察御史擢叅議貴陽卒遂家焉考祥終昭化縣尹生三子伯敷仲敞即尚文季敬宰荆門之建陽驛尚文始從同郡都憲徐公授易尋舉鄉薦中進士乙榜二為司訓廬江溧



陽平樂總試事於蜀末用大臣薦擢尹桂林陽朔縣徭頑弗即工者累年尚文諭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之歸復業者以千數部使者以聞將加擢用而尚文死矣得年僅五十有五又無嗣天於善人何哉然尚文所歷三庠之士思其教陽朔之民懷其惠鄉之後進高其行其與身沒而名踣又為人所穢鄙者雖有子若孫何如哉娶同郡阮氏瑞新昌主簿君女尚文雖無子有鄉存焉猶子也銘曰獅山之麓有封若斧左岡右碣

栩栩其樹爰有周行于封之下鄉人過者來視其處曰嗚呼斯楊尹之墓耶

劉子青墓表

此浙江按察僉事劉子青之墓嗚呼子青潔其行不潔其名有其實不宏其聲寧藩之討子青在師相知甚悉吾每歎其才敏而世或訾之以無能吾每稱其廉慎而世或詬之以不清豈非命耶安常委命其往而休人謂子青為憤抑不平以卒殆其不然既以奠於子青復以識其墓石



祭劉仁徵主事

維正德三年歲次戊辰十一月十八日友生王某  
謹以清酌庶羞致奠于亡友劉君嗚呼仁者必壽  
吾敢謂斯言之予欺乎作善而降殃吾竊於君而  
有疑乎躐躐之得志在往昔而既有夷平之餒以  
稱也亦寧獨無於今之時乎人謂君之死瘴癘為  
之噫嘻彼封豕長蛇膏人之髓肉人之肌者何啻  
千百曾不彼厄而惟君是罹斯言也吾初不以為  
是人又謂瘴癘蓋不正之氣其與人相遭於幽昧

遭難之區也在儉邪為同類而君子為非宜則斯  
言也吾又安得而盡非之乎於乎死也者人之所  
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  
狀而終必歸於一盡君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視若夜旦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乎其視  
不義之物若將浼已又肯從而奔趨之乎而彼認  
為已有戀而弗能舍因以沉酗於其間者近不出  
三四年或八九年遠及一二十年固已化為塵埃  
蕩為沙泥矣而君子之獨存者乃彌久而益輝鳴



金書卷二十八  
呼彼龜鶴之長年蜉蝣亦何自而知之乎屬有足疾弗能走哭寄奠一觴有淚盈掬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嗚呼尚饗

祭陳判官文

維嘉靖七年月日欽差總制四省軍務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差南寧府推官馮衡南寧衛指揮王佐致祭于已故德慶州陳判官之墓往年羅滂淶水諸賊為地方患害判官嘗與已故指揮李松議設墟場以制禦賊黨安靖地方

殫心竭力盡忠國事人皆知之然其時百姓雖稍賴以寧而各賊之不得肆其兇虐者嫉恨日深其後不幸判官與李松竟為賊首趙木子等所害以忠受禍心事未由暴白連年官府亦欲為之討賊雪憤然以地方多事之故又恐鋒刃所加玉石無分濫及良善是以因循未即進兵今賊首趙木子等已為該道官兵用計擒獲明正典刑松與判官之忠勤益以彰著已特遣官以趙木子等各賊首級祭告于李松之墓矣今復遣南寧府衛官祭告



于判官之墓死而有知亦可以以泄連年忠憤不平之氣也夫

祭張廣漢司徒

嗚呼留都之別倏焉二載詎謂迄今遂成永訣嗚呼傷哉悼朋儕之零落悲歲月之遄逝感時事之艱難歎老成之彫謝傷心觸目有淚如瀉靈柩南還維江之湄聊奠一觴以寄我悲嗚呼傷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八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

續編 四 序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葺師錄自辛巳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完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寧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



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閭閻內  
光因嘆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  
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  
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  
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  
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  
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

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閒龍先生之作  
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  
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傳  
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為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  
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  
力無弗盡焉况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  
玩手澤之餘其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  
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寧是之與論乎君曰  
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



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不知其傳也屬之已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已也已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盖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

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而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為家君壽矣寬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為敘

澹然子序

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為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敘之其言曰人天地之



全書卷二十九  
續編四  
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  
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  
秀道凝於己是為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  
故次之完齋齋完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  
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  
之微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  
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昭然而天游混然而  
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  
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

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  
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  
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真精諒斯  
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  
明誠

明誠為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  
微膚髮尚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  
無虧



全書卷二十九  
續編四  
四  
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  
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  
友于

孰葵孰為予友之尚為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  
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  
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為  
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閭閻之良必曰張太孺人

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  
知不知必首白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  
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  
楊氏母子之賢以為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  
之長女若婿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  
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  
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為令三邑  
今為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  
為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



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  
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予養  
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  
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  
拳拳以風俗為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  
方以是燁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為部屬且五  
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  
候予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兩雷電晦暝而未  
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

為清苦而澹然以為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  
苴饋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  
予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  
徼之務是謀磨礱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  
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  
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第亦善養吾老矣  
姻族鄉黨之是懷南歸予樂也名父跽請不已太  
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為  
孝而中衡拂之訛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



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為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為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其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稿李君貽教為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尚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

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既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為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托辭於觴咏而沉痛惋悵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為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群貽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



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 朝議以東  
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  
由兵部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  
衆皆以兩廣為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  
如得人而委之 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

資為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  
兵之樞居中幹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為重歟方其

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  
公之節操才望為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  
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闕然以為非宜然已

命下無及矣為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 朝議以  
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  
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  
士不能無憂焉自 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為詩  
以寫其瞻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  
敘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



馬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幕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子與南濠子為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塌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退

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為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寧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



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  
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  
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  
形迹遁聲華而以為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跡形骸  
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  
髮無所變八月甲寅 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  
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為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  
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羨先生之高壽樂南  
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

所慕而予不敢以為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  
貴而予不敢以為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  
生亦且以予為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  
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  
行否為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  
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  
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



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踈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溷茫不常睹日月山獐海獠非時竊發烏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為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

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已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為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



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為父兄以我為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為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為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真外郎僚寮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

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為童子以至於為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為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燁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



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浮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  
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顧國聲端  
人也而淨覺托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  
間此其為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  
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  
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浮屠氏以寂滅為宗其  
教務抵於木稿灰死影絕迹滅之境以為空幻則

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  
復予請焉其中必有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  
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  
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蓬然而生訇然而驚油  
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睞者何適而非此  
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  
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  
而使行於山顛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  
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夫人之生入而父



金華卷二十九  
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為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為人  
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况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躡以褻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躡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為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

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 送陳懷文尹寧都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為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為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為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徵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為越州路總管至懷文



全書卷二十九 續編四 十四  
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  
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  
謂鄧林渥注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絕逸之足干  
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予同舉  
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  
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  
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樂不遇遂復困寂  
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  
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寧都夫

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寧都百里  
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  
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  
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駿鬱鬱披  
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  
江天卮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緇牛刀試花縣鳴  
琴坐無為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  
別懷諒如斯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全書卷二十九  
一五  
昔韓退之為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  
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為瘴毒崎險之鄉而海南帥  
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  
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  
饒足稱則必以潮為首舉甚至以為雖江淮財賦  
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畜於古而今有  
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  
所過也退之為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  
欲置之死裴度崔群輩為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

當時不得為美地亦畧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  
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  
則要為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  
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  
食三歲不治則化為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  
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  
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  
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豈非以  
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歛繁役之



全書卷二十九  
經緯四  
十六  
利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  
為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  
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  
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捫梳摩之  
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  
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  
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為他時之江淮其甚  
可念也今年潮知府負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  
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

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  
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  
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  
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  
在兵府將有為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  
美又果足為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  
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為有福矣夫為天子延  
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  
可論公僚友李載暘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



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為贈者為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畧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濶畧實為

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



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高平即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寃之故自為童子即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吊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為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

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



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况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為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

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為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為序其畧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



全書卷二十九  
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為柳州刺史劉贇斥為柳州司戶贇之忠義既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

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覲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為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為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為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負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



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為縉紳  
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于於邦輔知我也亦豈  
不惜其遠別顧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  
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  
甚為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間關數千里  
處險僻難為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  
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  
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  
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  
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  
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為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  
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  
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  
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既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  
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  
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為虛語矣



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  
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  
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  
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  
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為諫官  
十餘年其所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  
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  
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  
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

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  
其所以贊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  
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  
矣既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  
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需其效以俟庸也其得  
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葦與公有同舉同鄉  
之好飲以餞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  
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  
也而起擢之榮又不屑為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



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飲餞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為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為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而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

其人事之不齊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已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者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為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



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為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為而不及為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為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即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為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

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廩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為大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為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為京職而能克享褒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為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為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



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栢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為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陟公卿而樹勲業身享遐齡以求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

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最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隣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為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隣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隣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



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  
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  
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  
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躋半途而廢垂  
成而毀者又徃徃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  
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  
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  
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  
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 天子之寵光於

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  
所生不可也坡隣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  
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為賀雖然君子之成  
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  
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  
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  
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為顯揚其所生而為事  
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  
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為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  
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  
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親者自若也况其外與  
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佟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佟  
公實來與之隣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  
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為此真廊  
廟器也既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

丑公為貳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尚侈機巧而多偽  
公至移侈以朴消偽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  
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  
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  
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蕪并俗殘於武斷公  
大鋤強梗剪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  
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  
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嘆其不可測  
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



全書卷二十九  
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為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為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為八邑之民慶

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為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既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為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



為弘治十三年將上寔天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間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忤父老休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

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寔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既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後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為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既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為一日之後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為後者



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為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頃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為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隳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為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為惟部屬為甚而

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恒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為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穽議者以為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



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為之事是固然矣然  
吾以為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  
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  
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  
極者無甚於盜賊

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  
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愈事為樂此其間夫亦容  
有所未安是以寧處其薄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慝  
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慝之懼而淹薄是甘焉

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為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  
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  
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  
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  
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  
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  
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為六監其



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為六監其桎梏之緩急扃  
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  
微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  
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即弊興害作執法  
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  
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  
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  
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  
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

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  
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  
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  
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  
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  
虞則又至不可為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  
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  
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為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  
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



全書卷二十九 續編四  
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廼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為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不為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為此者固亦推已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已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圮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



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覩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執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已意創為木閑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桎梏可弛縲紲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為大小人事微而謀窒無能為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為

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為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

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為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

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為子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

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哈焉以息忽有大聲起



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  
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歛  
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厓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  
乍闔復闢旣橫且縱從從颯颯洶洶融融若風雨  
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  
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  
已過於吕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  
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  
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

載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於彭城  
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  
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  
撞千石之鍾唱大風之歌按節翺翔而將返於沛  
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  
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  
夜氣起於郊垆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峯矣子  
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為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瀕  
洞之濱而為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



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  
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  
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慄  
狐城之岌岌覬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情霆擊於  
耳瞶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  
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  
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滴滴汨汨澎  
湃掀簸震蕩潏渤吁者為竽噴者為箎作止疾徐  
鍾磬祝嘏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吹者嗃者囂者啤

者翕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啁者而嚶嚶者蓋吾  
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  
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  
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壹鬱者乎而  
吾亦胡為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  
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為而為者  
而豈水之能為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  
為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為而為者而豈水之能為  
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



以為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為戚是豈達人之大觀  
將不得為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喟然而笑曰客之  
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  
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  
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  
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  
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巒銀幢寶纛森圍園

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  
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聲  
潺潺沓嶂連天凝華積鉛嵯峨漸削浩蕩無顛嶙  
峴眩耀勢欲倒溪迴路轉忽然當之却立仰視不  
敢前嵌竇飛瀑忽然中瀉氷磴峻嶒上通天罅枯  
藤古葛倚巖傲而高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  
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  
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蹠躡直  
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



金華卷二十九  
八續編四  
帝遨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  
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  
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  
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峰窻  
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  
爭行感陣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  
上雲照我鬚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  
眼回看群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浩歌  
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

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  
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  
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  
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曾中胡  
為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  
田此景非爾不能換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  
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為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霖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閒心自與澄  
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  
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峰近斗魁  
巖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  
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緘  
書白鴈迴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窓閒卧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卧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  
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

溪好放舟破虜王闕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臯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  
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  
來不費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峰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尚滴水霞明桃  
亂吐沿溪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  
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  
芳徑竹穿風磴雲羅繡石床孤吟動梁甫何處卧  
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  
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  
字重卿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踈慵已分投  
箕穎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  
闕笑金娥搏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閒心最覺身  
多繫遊興還堪鬢未蒼樹杪風泉長滴翠霜前巖  
菊尚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燈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



煙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踪  
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柰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  
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  
霞或可依總為迂踈多牴牾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詡濂溪圖郭生作濂溪像其類與否吾  
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圈蓋不知其為誰矣  
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為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群夢想形容恐未真霽月光風千  
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潋灩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况有佳  
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溪風欲雨吟堤樹春水新  
添沒渚蒲南北雙峰引高興醉携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酣  
蟻句支離莫作畫蛇入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



愁過眼頰袖手虛堂聰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  
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  
忽然相見尚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  
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  
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群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  
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到此方一  
洗仰視劔戟鋒噴岬穎有泚俯窺蛟龍窟匍伏首  
如稽絕境固靈秘茲遊實天啓梵宇遍巖壑簷牙  
相角觚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  
陟歷堂陞石田唯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  
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  
跡古碣埋荒莽

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清菁莪見辱真  
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  
月動新情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况最憐文  
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慙桃李花滿田  
家憶紫荊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杳嶂迴峰擁碧闌久客已忘非

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  
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闕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巖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  
獨遠封書空有鴈飛來漸驚雪色頭顱改莫漫風  
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兩雷電風捲我茅堂豈  
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滕秋日亦已異魯史冬



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  
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兩岸柳垂  
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叅小集

細雨初晴蠛蠓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  
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况道心無  
賴入禪機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祗為能言離  
土遠可憐折翼歎群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  
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溪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  
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  
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厓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全書卷二十九  
四十五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  
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啓洞口蘿  
垂箔半鈎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尚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

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故遲樽酒定應須  
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  
拚日暮時卻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為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

童促又坐翻令溪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  
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  
報語浮雲山頂尚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籬  
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尚遙自處豈宜同  
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  
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全書卷二十九  
夏日邀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閒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  
尼父愠見還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間寒  
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寃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  
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  
日夢魂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溪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間關溪雲壓帽魚  
愁重峰雪吹衣着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  
殿聽躋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  
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  
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緘書有  
鴈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干丈木勿為藤蔓



全書卷二十九  
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  
虛傳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  
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峰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徂年思親謾想斑  
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疎夜中老急管哀  
絲為誰好歛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  
懷冥寂巖中人羅衣蒞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  
谷採石不愁倉菌貧清溪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

梅花春高閒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  
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記取青松澗底枝  
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  
誤落筆即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  
未識徒驚詫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  
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  
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



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  
久眩定凝心神生綃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  
迹當年為寫蒼龍真只今旱劇枯原野萬國蒼生  
望露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遍天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九終



聖